

责编/乐建中
审读/邱立波 美编/徐哨

三/上/南/山/岗

□王剑波

站在清溪北岸，抬头就看到了南山岗。

早年，我生活在桑洲这个山中小镇，南山岗就像一道巨大的画屏矗立在面前。从春天的翠绿到夏天的葱郁，经过秋天的丰盛，直至冬天的萧瑟，它用不同的色彩和景象，向小镇的人们传递着四季更替的消息。在逢五逢十的“桑洲市”上，那些来自南山岗的竹木柴火和蔬菜瓜果，也让小镇的居民感觉到，这道山岗和自己的生活紧密相连。但在一个少年的眼中，南山岗又是那么遥远，隔着一条奔腾的溪流，隔着一片阡陌交错的田野，可望而不可即。

直到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才有机会去了南山岗。应该是1971年吧，大岗头附近山坡的黄泥地下发现了煤矿，一时间，南山岗好像一块刚从岩层中发现的宝石，吸引了世人的目光。一些原先在泥里水里耕田种地的农民，放下犁耙锄头，拿起铁镐风钻，成了煤矿工人；通往南山岗的机耕路也修起来了，拖拉机、手拉车，各种运煤工具蚂蚁搬家般在路上移动。因为有了煤矿，南山岗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更高也更近了，坐在教室里似乎也能感觉到远处传来采煤的声音。其实我们并不知道采煤应该是怎样的声音，也许像钢钎撞击石头那样清脆，也许是铁锄挖入泥土那般沉闷，但也正因为是想象中的声音，才使少年之心更加激动难安，恨不得立刻就去南山岗。

学校也许是觉察到我们的心理，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勤工俭学的需要，决定组织全校师生去南山岗担煤。那是一个夏日，为了避开正午的酷热，我们一早就挑着畚箕上路。那时的桑洲中学位于屿山脚下，相对于校舍较新的小学，这里被称为“老校舍”。从老校舍出发，经过长长的老街，在上山陈风水坝头的地方，踏着条石铺设的桥梁跨过清溪，便来到了南山岗的跟前。我们从陈家岙开始沿着古道向上攀登，路边有山坑水叮咚作响，坡地上种着苞芦和番薯，梯田里的早稻等待收割，树丛或竹林后面，时有烟灰色的农舍出现，一路上的景色与其他山岗并无两样，大家熟视无睹，默默地走在崎岖曲折的山路上。

气氛的变化有点突如其来。就在同学们埋头走路的时候，有人突然发出了惊叫声：“哦哟！快看啊！”大家似乎被这一声喊叫惊吓到了，都停住了脚步。我随着喊叫者的目光转过了身——啊！出现在视野里的是一幅壮美

的山水画卷：只见前山头岗连着扁担岗，巨龙般横卧在南山岗的对面；铺展在山谷中的桑洲街，就像一个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老人，疲惫而又放松地憩息在卧龙的身旁；清溪从西面的青山间迤迤而来，像舞动的绸带从老街一侧飘过，一路蜿蜒向东而去。这时正是早上八九点钟光景，阳光明媚，山风轻拂，一群少年站在南山岗上，居高望远，看到了家乡山水的另一种姿态。

煤矿并没有想象中的壮观，听不见隆隆机声，看不到热火朝天的挖煤场面，也许这一切都隐藏在深深的坑道里面。大家在山坡堆场上将似泥似炭的煤块装进畚箕，便开始返程。

我们并没有走来时的老路，而是从另一个方向下山。因为肩负重担，走得有点累，便找了一处较为平坦的地方歇了下来。这时看到远处山坡上有屋宇隐现，有人猜测那是山头槽的紫云庵。马上有同学质疑，都破四旧了，哪里还会有庵？被质疑者不服，说是不是庵不知道，但听老辈人说过，山头槽祈梦很灵验。接着就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：清同治六年，天台武举人陈继孟上京赴考前，留宿紫云庵占卜仕途，结果空无一梦。懊恼之际，忽听睡在旁边求子的东岙人说梦到一根毛竹一劈两开，并说梦境中有神仙指点，想要解梦，必须找睡在旁边的状元郎。陈继孟听后大喜，说：一根毛竹一劈两开，恭喜你你会得双胞胎。结果，陈继孟上京应试中了武状元，东岙人生下了双胞胎……身处破旧立新的年代，我并不相信这神乎其神的传说，但心里还是有一分暗暗的惊奇。

再去南山岗，已经是2009年农历的十二月廿九。这次我是和单位的同事一起去山村过年。中巴车行驶在盘山路上，快速而平稳，与四十年前攀爬逼仄崎岖的山路相比，已非同日而语。虽然是冬天，车窗外的山色还是一片苍绿。我向车上的当地同志打听煤矿的情况，他说早就关掉了，煤的质量差、储量少，没有开采价值。他还说，这些年南山岗大力发展茶叶产业，已经

成了“望海茶”的早茶基地。南山岗上种茶树我是知道的，但不知道已经形成规模和品牌。望着山坡上一垄垄茶树，我想象着春天的南山岗，仿佛看到了轻风吹拂、雨雾飘渺，漫山遍野新茶吐翠的景象。

去的是团结村。这是几个村庄合并后的名字，我们到的自然村叫夏家。这才想起，玉英姐的家就在这里。她是我奶娘的女儿，当年从清溪出山的坑口村嫁到南山岗，从“平洋”到了“山上”。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土地政策的放宽，他们全家离开山村，去鄞县东乡承包田地种植粮食和蔬菜，并在那里买了房子落了脚。

除夕前夜的夏家村，宁静之中透着欢乐，屋舍的廊下挂着红灯笼，门楣贴上了喜庆的春联。据说村里有800多亩茶园，家家户户都种起了茶树，不少人家造了新房。进村时已近傍晚，一下车村里老乡就带着我们去看村边的古树群。这是一片有着近50棵古树的林子，每棵树都有标牌说明：沙朴、枫树、香樟、柏树、溪樱、红豆杉……这些在山岗上经受了数百年雨雪风霜的古木，树干苍老峥嵘，甚至青苔漫衍、藤蔓缠身，但枝叶却繁荣茂盛、充满生机。置身于夕阳余晖下的古树群，禁不住感叹时光的流逝，产生古老与新生、岁月与人事的无尽遐思。

几个同事饶有兴趣地和村民一起捣麻糍，我一个人在村子里转悠，竟然遇到了姐夫夏承虎。一年前姐夫先是骑着三轮车卖菜在街头被汽车撞伤，后又坐在轮椅上跌倒，最终不治离世。之后姐夫就经常回老家居住。他并不知道今天我要来，惊喜之余连忙将我带到家中。他新造的房子坐落在村子的高处，站在屋前瞭望，群山莽莽苍苍；暮色中想起姐姐，心中更觉无边苍茫。他们的几个孩子已经分别在深圳、宁波成家立业，逢年过节还是会回到老家。从南山岗去远方寻找更好生活的并不止姐夫一家，但无论走到哪里，他们的心终究离不开这座山岗。

我最近一次到南山岗，是在今年春天和几位朋友一起去观赏油菜花，距上一次来这里已经过去十多年。

这些年，南山岗的油菜花名声远扬，“不老南山，花漾桑洲”已经成了一张诱人的名片。一路上，我在脑海中搜索着关于家乡油菜花的记忆，但总是零零碎碎、模糊不清。桑洲山多地少，在公社年代，仅有的一点土地全部用来种植充饥的粮食。那时有油菜吗？也许有，但最多只是在房前屋后、田脚沟边零星种植，不可能形成规模。山岗上当然有花，但那都是迎风开放的野花，传说中的几千亩油菜花海，会是怎样一种景象？

我们带着好奇去赴一场事先张扬的花事。还是那条上山的路，但变得更为宽阔平整，柏油铺成的黑色路面，车轮碾过，悄无声息。车子刚开出桑洲镇区，就远远地看见了山坡上的一抹金黄。随着汽车不断盘旋上升，金黄的颜色慢慢地成块连片，潮水般从两侧车窗涌了出来，令人目眩神迷。而当我们站到观景平台上的时候，看到油菜花铺天盖地，就像金黄的瀑布从山岗上倾泻而下，碰到一道一道的田埂石坎，便一波三折、层层叠叠，犹如波浪般翻卷。南山岗，真的成了油菜花的海洋！

观赏油菜花的游人熙熙攘攘，一些村民在村口路旁摆起小摊，售卖山岗上出产的茶叶、笋干和麦饼、麦焦等特色食品。在南岭村，我遇到了老乡王秀玲。她在县城当了二十多年的幼儿园园长，2015年回到南山岗，利用老宅办起了民宿“南山驿”。这之后，南山岗上的民宿一家一家多了起来，在南岭村我们就与好几家民宿不期而遇：楠山南、花源里、桑里云烟……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，为古老的山村增添了浪漫色彩，油菜花带动的旅游产业也为村民增加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入。

站在南山岗，又一次俯瞰家乡的青山绿水，我想起了三次来到这座山岗的所见所闻，甚至记起了半个世纪前听到的关于山头槽祈梦的传说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一代又一代的人有过多少梦想，一辈又一辈的人为了实现梦想又饱尝了多少艰辛！而今站在这铺满鲜花的山岗上，我也有一个心愿，这就是祈盼家乡的每一个人，都能梦想成真。